【民间记忆计划——口述“三年饥饿”（1959-1961）之87】

口述人：马光学（男，1937年出生，湖北省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村民）

采访人：章梦奇（女，1987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）

采访时间：2012年1月14日、2012年3月7日

采访地点：钓鱼台村，马光学家中

 

**采访笔记：**

在我统计钓鱼台村的逝者信息时，得知当时的三队是饿死人最多的生产队。一些老人告诉我要想知道这些故事就得去找三队的马光学。

去三队时我并不知道马老人住在哪里，只好误闯入一家问了路才找到。到马老人家的时候他正坐在堂屋看电视，估计是在等我了，我来晚了。因为之前碰巧在幺爷爷的葬礼上遇见过马老人，大伯和他打过招呼，说是我想来采访。

马老人嘴很严实，想要撬开不容易。采访时他看起来有些紧张，看着我的镜头总是说几句就停下来，我也试着留出时间让他回忆，但他一停下就是停止住了，一点都没有再努力回忆的意思。先前在幺爷爷家院子吃饭的时候我偷偷看观察过他，他就是坐着抽烟不和人讲话，稳重，但心事重重。

他和我说他就说他知道的，他不知道的不乱说。

**口述正文**

**夸大话，粮食不均**

57年，粮食过渡到59年嘛，“58年好收成，交够粮食没差米嘛”。说“没差米”（实际上）粮食他收少了，没收到那么多说收了那么多，把粮食报多了嘛。实际上按他的收入一卖呢，没得粮食了，都卖完了。跟你口粮一留，人家（哪）还有卖的啊。

粮食卖光了，没得粮食了。那时候死在我们队上的都是没得粮食。那时候人口少，他兴说谎话，夸大话，实际上没收到那么多（粮）。

这是我们队上。别人（队）搞不清。那个老方，他是“马尾佬”他没得后人，他当队长。他弄点粮，搞点粮食，饿不到他。掉下的（其他）都有一家大小，有老的少的，粮少了。有的是老的顾小的，小的顾老的，就那样。就是粮食不均，很少，就是乱嚷的个事。

我那时跟秘书还吵了一嘴。他说：你分的粮食呢？我兜里没得粮食，我的粮食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他收不到那么多说有那么多。他说你有粮食，实际上屋里没得粮食，就是那样嚷的。这个过程，那个阶段就是那么个阶段。

**我不在外头也是饿死了的**

59年那时候我在外头，我在殷店蚕场的，但我基本情况呢，晓得。我的妈，一个兄儿，两个妹儿，加我，加我的老婆，都在村子里面。还不是吃杂粮嘛，红薯叶子、棉花叶子、野菜、地菜、榔皮，反正只要能吃的，只要闹不死的什么都吃。

那几年我们全大队到蚕场的就两个，五队的张正宝加我。怎么选取，他找大队要，大队选到我们生产队嘛。我们那时候召集开会，召集开会呢，就是养蚕开会。就是一个大队一个人，就叫我去，去了开会被窝就不往回背，背到蚕场里去，就留在那去了。

养蚕就在原来殷店街上，末了搬到钓鱼台河边上。那时钓鱼台是另一个村子，就在我们河埂过去。原来是叫富强，原来叫金塔。那时候养蚕是叫金塔那个场。在富强、富民就是属于金塔。我们属于民耀。

我在外头蚕场的呢，体力好一点点。那时候办的蚕场呢，蛾儿出了，养蚕的蛾儿出了，那蛾儿逮到一个人分一点，黑（夜）了一个人分一碗。蛾儿实际上它有点营养，它那蛾儿你弄好了就跟现在的沉淀的猪油渣一样。那抄到锅儿，搞（炸）光溜的，有油水。那对人好，吃一碗蛾儿呢，现在等于说，跟顶那时候吃油还……那时候就没得吃的，蛾儿有点油水。我们就跟那样。我不在外头我也饿死了。

那个蚕场末了又计划，在粮站里草（写）计划到办事处，办事处批了在粮站里买那个油糠，一个人又分一点，买油糠分。

**马正义是饿死？还是涨死？**

饿死的，我们队上是马大顺的老头。就是那年马大顺当兵的时候饿死的嘛，就说他叫马正义噻，他是饿死的。就是我们队上嘛，我就住在这湾的嘛，他也住在这湾的嘛。我在外头蚕场里我就经常回来嘛。十几天半个月，我就回来一次。回来一次湾里人就说。这马大顺的老头饿死了，哪个都晓得，情况都晓得。

马正义当时是60多，他长得身体好得很，个不高，扎实得很。一身好几百斤肉，有劲得很。做活真是好得很，性格蛮质朴。我原来都在那边住，就隔不两家。那吃饭的时候就全端到场子吃，全在那。

他的这个儿子当兵，还有一个小的，加一个姑娘还有一个老嫲嫲。怎么饿死呢？他天天在外头做活儿，他屋里比方说吃粮食嘛，一家大小，他省着他吃，他省着她吃，七省八省省得抵抗不住了，活要做。

也没得门啊，那他饿死了，没得吃的就没得吃的嘛。你也翻不了片儿，也过不动，你说话又不嚷算（算数），跟人家说的，你有力也使不上。

这个事，说的我也……这个事嚷（说）不清，只是说是饿死的。他死的时候我不在屋里，我摸不清，我只听说，那年饿死的，全大队都晓得他是饿死的。

可能说的有点像是，他吃的么呢，就说饿狠了吃点么东西吃多了撑死了的。我听着有这么点谱子，说得有这么样的话（传闻），有这么点印象。他肚子饿狠了吃多了，就说肚子转不动。那就叫行动不了，胀死了就是。你看那一年几多人吃糠，解手解不出来，用个签掏。多得很。

**成分不好的马大柱**

马大柱比马正义小几岁。马大柱那时候成分不好，在外头人家……在外头出工，死了地，死在外头的。他是富农。

马大柱，他就是一个（单身），就掉（剩）下个姑娘。他的人比较老实，话又不多，他的身体比马正义的身体差点。话又不多，成分又不好。

调到外头改田。那个田呢，就是殷店后湾的。那是给哪个场（队）帮腿（帮忙），跟（帮）它挖。挖那个田，那个田挖完了，跟（把）那个死土挖得翻个片儿，挖几尺深，挖成槽子。槽子挖完了，就跟这槽子填满又挖那个槽子，就跟那样搞。那就在那死的，在那挖那个田，他就死在那个场的。

那时候富农、地主份子那都不一样啊，那跟贫农不一样啊。我属于贫农。那时候分阶级噻，阶级不同，那做活（不同）。你比方说，做活时候，要是真的没得力了，人家晓得没得力了，开你的斗争会，说你对共产党不满，就是那样。人家真的没得劲就算了，有几多劲使几多劲嘛，那有劲不使就不中。

**讲脸皮的李泰和**

李泰和是我们队的，在我们上湾的。李泰那时候40多。这个李泰和他不是那个（饿）死的。他因为是怎个搞的事呢？就说那时候没得吃的。他跟他的湾里两个人去偷菜，人家逮住了，人家跟到屋里去，在屋里把菜搜住了。他不好见人，就跳堰里捂死了。这我清楚。

那时候没得打火机，就是擦火柴。他在堰边上坐着吃了一兜子烟头，末了（后来）搞绳子绑到（身体蜷缩），他绑着这儿弹不动，一滚就滚到堰里。

就是说这个人，讲信用、讲脸皮，他觉得活得对不起人了，他干脆死了他算了。他的妈也死了，掉了他一个，又没得负担。

（完）